第四十章

林觉民拉着少女的手，跟在张其怀的身后，张其怀则扶着吴狗。

“妈的，你还别说，那个小妞真是极品，我。。。啊！”吴狗话音未落，就惨叫起来，张其怀迅速拔出枪，对着还未将手枪放下的林觉民，冷冷地说，“我说过了，他死了，林之斌也活不了！”

张其怀伸出手，示意林觉民将枪递给他。

林觉民右手握着林安瑭的左手，他感觉到握着整个世界，莫小沫已经香消玉殒，他不能再让身边的女孩受一点伤害，自己就算拼死也要将林安瑭和林之斌送出去。

他将枪扔给张其怀，和少女一起，大步朝前面走去。

“我爸爸呢？”林安瑭看着空无一人的大厅，对张其怀喊道。

张其怀将吴狗扶到一把椅子上坐下，自己也在旁边坐下。

“问你话呢！”林觉民怒视着张其怀道。

“先别急嘛！”张其怀颤巍巍地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烟盒，抽出一只香烟，林觉民看到他腹部似乎挨了一枪，“林警官好本事啊，把我们兄弟逼到这种地步。”

“我不想和你废话，以前我抓你们，是作为一个警察的责任，而现在，我与你们是私人仇恨。”

“唉，说起来，我跟你倒没什么仇恨。”张其怀拿下香烟，眼睛看着烟头上的火光，“可是你老是搅和我们的大事，我们只能弄你啊。”

“这么说，周正辉是你杀的？“林觉民问道。

“不不，我不杀人，不过是我授权的没错。“张其怀波澜不惊地说道，”你知道周正辉为什么被灭口吗？“

没等林觉民回答，张其怀自顾自说道，“唉，那些证据，我本以为周归璨知道，可没想到，他也被他父亲瞒着。”

“证据在警方手里，你们包括你们的所有上线下线的资料，都已经被警方掌握。”林觉民看着张其怀，语气平静下来，“你们投降吧，现在外面全是警察，你们跑不出去的。”

“林警官，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！”张其怀又将烟放入口中，抽了一口，“有一个人，他从小就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，他的愿望是当一名警察。他很拼命的读书，但是造化弄人，他的身体不合格，因为有严重的心脏病，他没有被警校选上。”

“刚开始他很失落，但他很快调整过来，报考了法律专业，毕业后进入公检法系统，慢慢爬到了法官的位置。但是这位周法官，他仍然想做一个警察，他便利用职务之便，暗地里帮助警方调查案子。”

“五年前，他在一场推理爱好者聚会上，认识了一个姓莫的朋友，这位莫先生也是一个向往警察的人，他对于国内诸多疑案都有自己的见解。他们两个人成了很好的朋友，由于他们的爱好使然，他们保持着私底下的关系，平时用暗语联络。“

“有一天，莫先生给周法官写了一封信，告诉他有一个巨大的案子，如果他们能将案子解决，他们不仅能在圈子里成名，甚至能在全国人民面前出名。周法官很好奇，他便回信问是什么案子。“

“莫先生告诉他，在每一年清查自己所在的建筑公司的财政的时候，总是发现一些不和谐的东西，他便开始深入调查，没想到竟然查到，这个建筑公司和盛世投资公司有很多资金往来。“

“洗钱，莫先生的第一直觉就是这个，他开始调查盛世投资公司，奈何很多资料属于机密，他并没有权限获得。但他很快想到了自己的好友周法官，周法官是公检法系统内的人，他应该有方法得到大众无法获取的资料。“

“两个人一拍即合，准备联手查出盛世投资的所有机密。逐渐地，他们竟然发现，盛世投资公司所有的业务都和海外一个公司有关系，他们开始调查那个海外公司，但迟迟没有进展。终于有一天，莫先生写信告诉周法官，自己在自己公司的一个资料库里找到了蛛丝马迹，在他的调查之下，他查出了那个海外公司的老板。“

“周法官很激动地问是谁，莫先生则要求见面谈，因为这个人的身份会令他大吃一惊。他们俩约定好三天之后见面，可是没想到啊，第二天，莫先生就出了车祸，留下了一个体弱多病的妻子，和一个上初中的女儿。“

林觉民喘着粗气，看着侃侃而谈的张其怀，这时候，他看到周归璨从大门外进来。

“周兄弟啊，你也来了。“张其怀向周归璨打了个招呼，“过来听一听故事吧，有意思的。”

周归璨不敢看林觉民，他一步步走到大厅中央，停下，一直怒视着吴狗。

“我接着说，莫先生死了，周法官感觉到了害怕，他知道这是一起谋杀案，他是一个胆小的人，哼，这个习性也被他遗传给了他儿子。”张其怀看了一眼周归璨，不屑地说道，“他想帮助莫先生留下的孤儿寡母，但他始终没有帮助，他害怕那些杀害莫先生的人会盯上他。”

“但他却为好友的死愤愤不平，他尽可能地隐藏自己，接着调查整个案件的幕后黑手，他一直很奇怪那个海外公司的老板是谁，但是一切线索都好像断了，一无所获。直到一年前，他接手了盛世投资公司的一起贪污案，在警方提供的线索中，他终于找到了海外公司的幕后黑手！”

“幕后黑手自然不能让他活着，于是就授意我做了他。“张其怀挑衅地看了周归璨一眼，后者怒视着他，双手紧紧握着拳。

“这个幕后黑手就是洪猜？！“林觉民问道，但他随后一想，不对，如果是他，没必要杀了周正辉，他在境外，不用担心身份暴露。难道说是罗云天，他为了自己和弟弟罗天海的位置，自然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。

张其怀没有再说话，他咳嗽了一声，从后面的房间里走出四五个黑衣人。

“把前面几个人拿下，当作人质，咱们出去还得靠他们。”张其怀对黑衣人吩咐道。

林觉民迅速从风衣里面抽出一把削短了的霰弹枪，指着前面的张其怀，低声说，“你们动一下，他就会成筛子，你要我当人质，没问题，但你放了小瑭和林之斌。“

张其怀的眉头一下子皱了起来，他思索了一下，对后面的人一挥手，一个黑衣人走入后面的房间，很快，一个穿着西服的中年人走了出来，那个人竟然是林之斌。

“林总，您来定夺。”张其怀微微弯下了腰，对林之斌恭敬地说道。

林安瑭看到这一刻，只感觉到头脑发晕，在林觉民的搀扶下，她才没有昏过去。

“爸，，，林之斌，你竟然是。。。。”林安瑭悲伤地看着林之斌说道，她心中充满了惊恐，难以置信，失望，愤怒。

“小瑭，爸爸对不起你。“林之斌看着自己的女儿，”你要担心，有爸爸在，你没有危险，你快过来。“

“不，你不是我爸爸，林之斌，我真的是没有看错你！“林安瑭搂紧了林觉民的胳膊，”我不会过去的，你杀了我吧。“

“好啊，好。“林觉民将枪口指着林之斌，”原来你就是那个幕后黑手，杀害了周法官，莫叔叔，还有这诸多罪恶的幕后黑手。“

“小瑭，你知道吗？你刚才叫了我一声爸，我心里有多高兴？之前，我还害怕你不愿为了救我而来，但是听说你来了，我高兴地差点跳起来，我知道，你心里还是认同我这个爸爸的，爸爸知道，在你的成长过程中，我很少管你和你哥哥，但是你是知道的，爸爸对你的爱是真的。”

“现在，我也不想瞒你什么了，爸爸之前就是干这行的。三十年前，我刚从部队里退伍，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，也充满了迷茫，那时候我是个穷小子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你妈妈，也没有可爱的你和你哥哥，我想挣钱，但是苦于没有门路。”

“后来，我偶然遇到我的一个战友，他叫做罗云天，这小子头脑很灵活，他告诉我，这场整个国家的浩劫就要过去了，马上就是经济的开放期了，我们一块联手做一些生意，以后肯定挣大钱。我们来到了东南亚，做起了小买卖，日子逐渐红火起来。“

“我在那个时候遇到了你的妈妈，她在当地的一家美国人开的工厂里当会计，我的生意和这家工厂有业务来往，我见到你妈妈的时候，她才十九岁，跟你一样的年纪。啊，你现在的样子，和她年轻时候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我见到她的第一面，就深深爱上了她，我借着业务的关系，接近她，终于，她被我感动，我们俩相爱了。“

林之斌的眼睛慢慢湿润，他看向林安瑭的眼神中充满了温柔。

“我到了那个国家四年后，你哥哥出生了。我清晰地记得你哥哥出生的场景，我冲进产房，看到你妈妈满脸疲惫但充满了幸福的表情，看到你哥哥那张小脸，我感觉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“

“你哥哥出生后不久，我们国家和那个国家就爆发了战争，我们虽然距离战争前线很远，但生活却受到了很大的影响，当地人因为我们是他们敌对国的人而处处针对我们，最后生意做不下去了。那天晚上，我搂着你妈妈，你妈妈抱着你哥哥，我们三个人坐在门前的石头上看着天空，我问你妈妈，阿晴，你害怕吗？你妈妈坚决地摇摇头，我又问她你后悔跟我在一起吗？她仍然摇了摇头，那一刻，我就告诉自己，就算是死，我也要闯出一番名堂。“

“我和罗云天一商量，决定一起去做白粉生意，我带着你妈妈和你哥哥，闯过重重阻碍，来到另一个国家，那里是有名的金三角。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个比我小几岁的小伙子，他叫做洪猜，这小子很机灵，对当地了如指掌，可惜他母亲却身有重病，我拿出我们的积蓄，帮他母亲治好了病，他从此就死心塌地地跟着我。你妈妈刚开始不知道我做的是什么生意，我也一直瞒着她。“

“慢慢地，我们的生意做起来了，但我们却越来越思念祖国，听闻我们国家开始经济开放了，我打算回国发展，把当地的声音交给了洪猜。回国第二年，你妈妈又怀孕了，但那个时候，她不知从哪里知道，我做的是不好的生意，她劝我不要执迷不悟，我与她爆发了我们认识以后唯一的一次争吵。她哭着对我说，你现在的模样我真的不认识了，你还是当年的我深爱的人吗？她闹着要和我离婚。“

林之斌眼中饱含泪水，声音也哽咽起来。

“我真的很后悔，当时我认为自己给了她美好的生活，她不应该怪罪我。很快，你出生了，我希望你的出生能挽留住她。可是没用，我极力挽留，换来的是她与我长期分居，终于，在你哥哥去世之后，她离开了我，彻底离开了我。“

林安瑭无力地靠在林觉民的怀里，轻轻哭泣起来，她口中喃喃自语，“为什么，为什么是你，你为什么要让我站在你的对立面。为什么，你为什么逼死哥哥，你知道我花了多久尝试着原谅你吗？”

林之斌听到女儿口中的“哥哥”之后，脸色忽然变得很难看，他左右踱着步，面色铁青地看着林觉民。

“小瑭，你一直认为是我逼死了你哥哥？我今天就告诉你真相吧。”林之斌的眼睛发红，声音带着颤抖，“你很疑惑我为什么要杀你？为什么让你送邱世龙过来吧，我告诉你，这一切，都跟你和你的家族有莫大的关系！”

“我？”林觉民一愣，奇怪地看着林之斌，他左手搂紧了林安瑭，右手仍然将枪对准林之斌，等待他下一句话。

第四十一章